

# 美丽的草药名 美丽的诗

铁舟

在上海青浦，有一位作家戴仁毅先生，他身形瘦高、面容清癯，往昔那只惯于握听筒、搭脉的手，如今却在诗行之间优雅游走。他曾是一位医生，在救死扶伤的岁月里，沉淀下对生命与自然的深刻洞察，如今，转身成为一位老诗人，以传统的中草药为墨，倾情写下了一百首《草本多情》的诗，他在诗中不仅既概括了中草药的基本功效，又从中挖掘提炼出优美的诗情画意。他写“当归”：“你是月圆时分的期待/母亲的心结连着当归/游子的心灵可有感应/纵然你云游他乡总会归来……”他写“甘草”：“苦尽甘来是你的写照/药中百搭就数甘草，阅尽诸药你最和谐/君臣之间甘当配角……”他写“白头翁”：“白色绒毛如老翁的银须/淡黄的肤色是你的骄

傲/信步走进《本草纲目》/一生不息志在凌霄……”读着读着，我感受到一百个草药的名字仿佛是跳动的音符，奏响了大自然的乐章。

青蒿，早在明代就被李时珍写进《本草纲目》。《诗经》云：“呦呦鹿鸣，食野之蒿。”令人惊叹的是，在五百年后的今天，青蒿素从它身上被成功提取，这一成果为全球疟疾防治做出了卓越贡献，让全球数百万疟疾患者重获健康。

虎杖，未切片时如一根拐杖，质地坚硬。它有活血通络、抑制病毒等功效，现代医药从虎杖中提炼出芦黎醇，使其在医药研究领域有了新的发展前景。诗人说：“虎杖前途一片光明/但也需要接受新的考量”。佩兰，幽幽芳香，能驱逐湿浊，醒脾

开胃。它与藿香结伴，替人消暑除邪。从屈原的《楚辞》到马王堆的香囊，再到如今的紫砂壶品茗，佩兰始终是品行高洁的象征。扶桑花，如清新脱俗的少女，热情艳丽。然而，它却常被人摘下晒干，这着实让人惋惜。夏枯草，在春天的鲜花凋谢后，为夏天赴约。它所含成分丰富，具有抗菌降压、清肝明目、解毒散结等功效，在完成使命后渐渐枯萎，这种牺牲精神太令人敬佩了！

这些草药，不仅是治病的良药，更是诗人笔下的精灵。它们承载着大自然的馈赠和人类的智慧，在岁月长河中绽放着独特光芒。

草药之美，美在其名，美在其性，美在其用。它们在大自然中默默生长，为人

类的健康和幸福贡献力量。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、作家葛乃福在为他《草本多情100首》诗集题辞中说：“读懂人生亦可从结识草木开始。诗人戴仁毅医师夙夜萦怀，苦心孤诣为中草药赋诗，其旨鲜明，其意深远。”生活中，草药美名也常被赋予特殊寄意，老长辈给儿孙起名时常将其借用，或直取，如张佩兰、金银花，或谐音，或截取，如唐虎长、丁远志等。戴诗人曾经有两个网名，其中一个就叫“独活”，也是草药名。

读了诗集中一首《扶桑花》，欣赏之余，我也不禁赋诗一首《如梦令·扶桑花》：上古传说如画，娇艳扶桑似夏。羞涩印花瓣，火热奔放心下。牵挂，牵挂，莫让芳华落下。

# 致编修区志的那群人

雷建光

青浦区公园路86弄28号，是一幢旧楼的门牌号。自区档案局搬迁后，已少有人走进它。现在，这幢楼2层208室的旁侧，挂有一块“《青浦区志》编辑部”的铜牌，里面有几位老同志，一直在忙忙碌碌，原来是退休后被返聘编修区志。虽然他们早已步入花甲之年，均龄也超过63岁，但是始终热情不减、劲头不降，竭尽心力地为修志而辛苦不辍。

老同志退休来自不同单位，以前都没有修过志，一切从零开始。于他们而言，年龄大，记忆力减退，精力也不足，真是困难重重。万事开头难，不懂就慢慢学。区史志办组织他们“走出去”，到江苏常熟方志馆、浙江湖州方志馆等地，实地调研观摩。通过交流学习，拓展思路，开阔眼界，为编好区志坚定了信心。把业内行家专家“请进来”，给他们讲述方法技巧，并就一些具体问题深入探讨，提高了思想认知。年事已高，前记后忘，就采用“土办法”，在自学中互评互教、互促互助，积极营造一种主动、自信、自主的学习氛围，以此发现自身不足，不断提高编写水平。

修志是一项繁重的任务，是苦活、累活，需要耐得住寂寞，稳得住心神，坐得住冷板凳。修志也是细活，来不得半点差错，需要一丝不苟、精益求精。自工作开展后，他们有的不顾老眼昏花，常常逐字逐句精读稿件；有的不顾精力不及，白天看稿、审稿，晚上带回家继续改稿。每个人都要联系10多家承编单位，有些单位送上来的初稿还存在要项残缺、排序混乱、上下限缺失等问题。他们就自己想办法，去档案馆等单位查原始材料，核实史实；查历年年鉴寻找素材，补充资料；上网查往年信息，查漏补缺。同时，放下身段，热心、耐心地与撰稿员沟通，不打“官腔”，不推“皮球”，不敷衍了事，与撰稿员建立良好关系，大大地推进了修改进度。另外，他们还通过每周例会，对编好的文稿进行评议，搞清“好，好在哪里；差，差在哪里”，明确了主攻方向。通过明晰志书语言特点、上级文件引用、统计数据分析和方式方法，大大提高了各自的编写能力。

没有责任感的编辑不是好编辑。编辑部的老同志，之所以能够成为团结友爱、充满活力、热情高涨的团队，关键在于每一位编辑有着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。对他们来说，这不是谋生的手段，而是对修志的热爱，就想为后世子孙留下永久的记载、文脉的传承。年龄最大者薛留根的爱人由于不慎跌倒致使腿骨骨折并住院手术，这段日子，他没有请假，不耽误工作，只是在妻子出院时才请假半天。年纪最小的徐贵明，乡下要建房。于他而言，这是人生大事。然而，他却顾不上打理，把建房交给家里人。大家劝他休息几天，把房子建得漂亮一些。可是他却说：“你们放心，建房的事已经托好人了，修志可不能托给别人。”

两年多来，《青浦区志》编辑部的老同志们，为了修出一部具有时代风貌、反映历史变迁和青浦特色的精品良志，不计名利得失，不计时间投入，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默默地耕耘着、付出着，始终履行着自己内心的情怀和追求。



钢笔素描 汤成难

## 淀山湖畔

## 说春联

一沁

寒风飕飕，北窗台的几株花萼拉下了脑袋。叶子渐渐褪去翠绿，转而变黄变枯，最后挂在枝干上随风摆动，做最后的挣扎。

周末，我将它们挪进阳台。看似不复杂的工程，但耗时不少，忙乎了近4个小时，汗流浹背，腰酸腿疼。突然联想起老舍的《养花》：赶上狂风暴雨或天气突变，就得全家动员，抢救花草，十分紧张。

我没有这么多花，但大大小小的数量也要近百盆。这些花被我层层叠叠摆在各个角落里，反正能摆的地方绝不空着。养花之事，我不愿让家里人代劳，只因上次出门两天，花儿就死了几盆，从此就不敢予以重托，花儿也就唯有赏花的份。

这几盆不算什么名贵品种，是最普通的雏菊。其中一盆因为品相不好，长得很稀疏，最初是被店主放在垃圾桶旁。我怯懦地和他商量道：“能否将这盆雏菊给我，实在不行就算上一点钱。”店主笑着将它送给了我。我如获至宝，特地选了个绿色的瓷盆套在外面，将它放在花架上。在我精心的呵护下，原本几片奄奄一息的叶子，竟然变得水润，渐渐伸展开了，不久竟长出新的叶子，露出了小花苞，和另外一起购买的几盆雏菊组成了窗外一道靓丽的美景。经历了一个多月的盛花期，在初冬来

临之前，花朵全部凋落，只剩下几片叶子。店主曾说过，这种雏菊是一年生的。一年的花期到了，可它们还剩下坚强的几片叶子，终究不忍丢弃。我让它们从花架的C位退了出来，放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。春天来临之时，它们开始冒几片嫩芽，然后越长越密，但只有春华，却没有秋实。窗台上新花的品种越来越多，放在角落里的几盆雏菊开始徒长，到处乱串，渐渐失去美感，因为在不起眼的地方，所以也就这么放着，隔几日浇点水。

天气真得好冷，连长满花苞的几盆杜鹃，也处在了停滞状态。小心翼翼地搬着，生怕我的一不小心，给它们造成二次伤害。搬到后来，就只剩下角落里的几盆雏菊。花杆徒长得很厉害，都垂到下面去了。看着它们长成了这样子，我想，要不让它们在角落里呆着吧，可又心生怜悯，在一番斗争后，还是决定把它们搬进来。一手托着花杆，一手拿盆，想不到垂下去的那部分竟然长出了好几朵颜色鲜艳的小花，甚是惊喜。我找出几根支架和夹子，将花杆子整理好，顺手剪下几朵插进茶几上的花瓶。

小雏菊又成了阳台那片翠绿中最靓丽的风景。它的命运多坎坷，第一次是被店主扔掉，被我捡起，给了它一次重生的机会。经历了一段盛花期后，我因为它们不再绽放花朵，将它们放进了角落，我俨然成了那位店主。可它们没有因我的冷落而自暴自弃，依然选择了坚强，最终又再次绽放花朵。无论在顺境或是逆境中，给一点雨露，就生长；给一点阳光，就灿烂！或许，这就是养花的一大意义吧！

欲语还羞，只是迈着碎步款款而来。都说春天是张娃娃脸，说变就变。“东风带雨逐西风”，风卷着一帘春雨润物无声。细细密密的雨如织成了一张天网，朦胧了窗格、朦胧了街巷、朦胧了田野，也诗化了景致。有时这张娃娃脸变得厉害，“白雪却嫌春色晚，故穿庭树作飞花”。一些地方还伴有飞雪，点缀在树丛中、瓦楞上，俨然成为别样的美景。

立春有迎春、鞭春牛、咬春等风俗。在我老家，立春又称打春，因为有“鞭打春牛”，预示农民开始春耕，也是对丰稔的期许。鞭春牛并不是鞭打真的耕牛，实际上打的是泥塑牛而已。记得小时候立春这一天，村上人聚集到打谷场上，头顶红绸、身挂红花的泥牛已出现在眼前。队长手执柳条鞭边打边唱：“迎来芒种，鞭打春牛，一打风调雨顺，二打五谷丰登……”

立春，春风初柔，春水初生，春草初绿，用不了多久，桃花红、梨花白、菜花黄，一派姹紫嫣红好风光。

## 春

阿云

电影《立春》有句台词：“立春一过，实际上城市里还没啥春天的迹象，但是风真的就不一样了。”此时，我喜欢到农村老家的田野上走走，确实与城里大不同。沐浴在春风中，空气温润，光线晶莹剔透，蛰伏一冬的万物正缓缓苏醒。

漫步在清碧的小河边，溪水潺潺。几只鸭子在河间嬉闹觅食，一个猛子扎下去，待浮上来时，鼓鼓的嘴巴作吞咽状，想必寻到了螺蛳。鸭子在水面上扇动翅膀，不时地发出“嘎嘎嘎”欢快的叫声，或许因为螺蛳的味道鲜美了，或许因为水温上升后身体酥痒了。

天乍暖还寒，春姑娘眉间春色微露，